

感情危机

GAN QING WEI JI

● 郝 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感 情 危 机

郝 炜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吉林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20.0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06-1417-7I·1283 定价5.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作者近作三十余篇。

作者以凝炼的文笔和不俗的表现手法,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当前青年男女的种种恋情、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新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从生活中反映出的新的矛盾和人物纠葛。读后令人不能不深思与咀嚼。

目 录

CONTENTS

目录

海这个杂种.....	(1)
六指	(13)
高老甲	(19)
陌生的城市	(27)
感情危机	(33)
雪,飘落在站台上.....	(41)
大男大女	(52)
隐秘	(55)
蓝色围巾	(58)
她理解我	(60)
逝去的琴声	(64)
碎裂的花瓶	(71)
静谷	(76)
湖边	(82)

委屈	(88)
我被赶出自己家门的经过	(94)
方盒子	(102)
眼睛	(108)
没味儿了	(111)
他没有看到日出	(116)
夜里	(131)
关键时刻	(139)
男子汉	(144)
小岛行	(146)
老狼	(152)
暮色中的回忆	(158)
回首	(167)
淡淡的别情	(178)
夏夜	(188)
名医	(191)
愿望	(195)
尊严	(198)
咖啡馆闲话	(201)
老 金	(201)
小 吴	(204)
老板娘	(207)
小 洁	(209)

楼下住个黄先生.....	(212)
冬日的太阳.....	(228)
兵油子刘七.....	(233)
卖旧书的老人.....	(239)
集体户纪事.....	(243)
正 午.....	(243)
杀 猪.....	(246)
豆角地.....	(249)
参 军.....	(251)
炉 火.....	(254)
早 晨.....	(257)
看 场.....	(259)
秋 凉.....	(261)
雨 天.....	(263)
打 井.....	(266)
后记.....	(270)

海这个杂种

他又坐在礁石上望那个小岛。

那个小岛像牙齿似地镶嵌在海口子上，若是在晚上，可以看到岛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和一明一灭的航标灯。现在看上去，那个岛子安静极了，清晰地飘浮在海面上。这里是个海湾，渔民们出海的时候，总要绕过小岛从那里消失，又从这里回来。

他知道，他的父亲就是绕过那个小岛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有时候，他非常憎恨那个小岛，总觉得是它把父亲残酷地挡在了外面，有时候又无端地对它充满了期待，渴望有一天那后面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然而，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平平静静。

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自己究竟像不像父亲。他不希望父亲就是自己这个样子，他知道自己长得又矮又丑，还有一双奇大无比、比一般大人还大的脚，脚趾头像螃蟹爪子似地张开着。

经常有人抚着他的头，盯着他脚，说：“你这双脚

长得真像你爹那个杂种！”

他据此把父亲想象成一个高高大大，豪爽气派的硬汉子。

海浪哗哗响着，撞击着礁石，溅起的水雾飘洒过来，很凉。

离他不远的海滩上，挤着歪歪斜斜的船只，有一个人光着脊梁正在沙滩上忙碌什么，脊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油亮。等到那人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清了那个人是五叔。

他拢起手来喊道：“五叔——”

声音被风吹得零零碎碎。

“喊什么？还不回去吃饭？”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背后，愠怒地望着他。

他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母亲往回走。

“妈，我想跟五叔他们出海去。”

“不行！你还小。”

“可是，黑仔他们……”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以后不准往你五叔船上跑，听见没有？”

“为啥？”

“不为啥，就是不准。”

他不再说了，心里挺委屈。

他觉得大人们都很怪。平时，母亲总让他给五叔送这送那，现在又不让他上船去玩。他喜欢五叔那条船，他喜

欢闻船上那股腥叽叽的味儿，那股味儿让他闻着很兴奋。

五叔是单身一人。不出海的时候，五叔也整日呆在船上，好象船上有干不完的活似的。他有时跑到船上，见五叔叼着个烟袋呆呆地出神，光着的脊梁油亮、凝重。他总要凑过去在脊背上摩挲。这时候，五叔并不回头，只是告诉他，挠挠左边或挠挠右边，他就用小手在那油亮的背上挠出咔咔的响声。五叔这时就会说：“小杂种！管用。”

他便嘻嘻地乐，缠着五叔讲海上的故事。

五叔的故事充满了神奇、惊险，也充满了自豪，他听过之后总设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会干那么点惊天动地的事儿。

有一回，他突然问五叔：“五叔，讲讲我爹吧。”

五叔的脸骤然变色，神情极不自然，支支吾吾地站起来，没活找活地忙开了。

他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深深叹息了一声之后，说：“海子，以后你别当你五叔的面问你父亲的事儿。”

他倔强地说：“不。你从来都不给我讲爹的事儿，还不兴我问问么？”

母亲勃然变色，伸手打了他一巴掌，那巴掌很重，打在脸上火辣辣的，但他没哭。

他不想哭。

母亲后来说：“有些事儿你还不懂，孩子，听妈的话。”他没点头，也没有摇头。

他还是忍不住溜到了五叔的船上。

五叔仍在忙着那干不完的活，见他来了，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是让他帮忙，他很喜欢跟着五叔忙碌，就走过去，帮着五叔去收拾东西。

“要出海么？五叔？”

“唔。”

“哪天走？”

“后天。”

“不说是台风么？”

“没大事儿。错过这次汛期损失就太大了。”

“我也想去。”

“你去不行。”

“我想去。”

“想去也不行。”

五叔说完，进到舱里，从里面拎出个水桶往他面前一放，说：“回家去，听你妈话。”

水桶里有几条活蹦乱跳的鲜鱼。他看了看，没动。

五叔也不说话，一只手拎起桶，一只手将他在腋下一夹，就走下船去。

他挣扎了一会儿，那只胳膊像个铁夹子，使他动弹不得。他闻到五叔身上的咸腥味儿和汗味，觉得很好闻。

到了家门口，五叔把他往下一放，恰好母亲迎出门来。五叔见母亲出来，极不自然地说：“海子跑船上去玩，不回来，我就……这点鱼……”

母亲收下桶，望着五叔肩上的漏洞说：“衣服破了，怎么不拿来补一补？”

五叔说：“没事儿，反正又要出海了。”

母亲没说什么，返身走进里屋，拿出一件新上衣扔给五叔：“出海就更得像个样。”

五叔把衣服一夹，又望了望他，转身走了。

母亲一推他：“进屋。”

男人们出海以后，村里就变得格外清冷了。海滩上的船消失了，只有浪冲击着发出单调而空旷的响声。天空一下子高远了许多。

他觉得孤孤单单，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也被带走了，他就又爬到礁石上去望那个小岛子。

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阴沉沉的，海也灰蒙蒙的一片浑浊。小岛子在这种天气里，开始变得模模糊糊，看不清爽，好像有一层雾蒙在上面，他的心里也不安起来。

不等母亲来喊，他就早早回去了。

母亲在为五叔补那件衣裳，低着头，样子很专注。

“要起风了。”他进门就说。

“唔。”

“要起风了。”他又说。

“别说了。这话不好。”

他就不作声，坐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母亲。

外面果然起风了。风很大，呼呼地响着，刮得天摇地

动的。

“真起风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停住手里的针线，去把被风刮得啪啪作响的窗户关上。

“你睡吧。”母亲对他说，又拿起衣服补了起来。

他默默地躺下，床很凉，风从背后直往里钻。他裹紧了被子，不知不觉睡着了。

夜里，他被风声惊醒，觉得整个屋子都在摇晃，好像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打在屋子上。他惊奇地发现，母亲正低着头跪在地上，桌子上摆着几炷香和一尊海神娘娘像。香烟缭绕，他看不清母亲的面孔，也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

满耳风声。

他有些害怕，但没敢动。

台风很快就过去了，天空又碧蓝如洗。大海经历了一次疯狂肆虐，很疲惫、很懒散地喘息着，村庄在这次洗劫中变得乱七八糟，但人们都带着一种很麻木、很平静的心情，开始收拾台风所造成的一切。

他觉得母亲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干着活她会突然走神，眼睛直愣愣地瞅着远处的海面。他努力勤快地做事，忙前忙后，想讨母亲的欢心。他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母亲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很害怕。

“你出去玩吧。”母亲说。

“不。”

母亲想了想，拿起一个箩筐说：“走吧，我们到海边上走走，听别人说刮来好多海带呢。”

他跟在母亲后面出了门。

他们来到海边上，被台风摧残过的海滩显得很肮脏，各式各样的瓶子、罐头盒子、贝壳、死鱼什么的，把平整的沙滩弄得一塌糊涂。

母亲带着他开始打捞海带。那些海带又宽又长，没刮台风之前很少见到这么好的海带。

他觉得母亲干起活来远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干了一会儿总要直起腰来捶捶背。他从母亲手里拖过箩筐，母亲只是呆呆地望了他一眼，没有像往常那样不让他动。

后来，当他们捞了满满一箩筐海带，坐在暖烘烘的阳光下的时候，眼睛就不知不觉地都望着那个小岛，小岛又变得和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在海面上飘浮着。

望了一会儿，母亲突然说：“你爹没回来那次，只有你五叔一个人跑回来了。他命大哩！”

这事儿他听说过，但他总不相信五叔会那样做。

“真的么？”

“真的哩。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母亲喃喃地说，脸在阳光下有一种很柔和、很动人的光彩。风把她的衣衫吹动起来。

他没说话，觉得心里很闷，就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向海里扔去。那石头一下子就被浪头吞没了。

母亲蓦地回过头看他一眼，见他脸紧绷绷的，就问：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把箩筐用绳子拖在身后，大脚
噗哒噗哒地踩在沙滩上，向家里走去。

出海的男人们终于回来了，村里像过节似地乱成一片，
大家纷纷跑到海头去迎接亲人。母亲似乎也想去，在屋里
转来转去，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阴冷地盯着母亲，一句话也不说。他知道母亲要去
干什么。

母亲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刨海蛎子的小尖锤和箩筐，
要往外走。他毫不客气地站到母亲面前：“今天我们都不出
屋，好不好？”

母亲哀求地望着他：“海子，他们都……回来了。”
他把箩筐从母亲手里接下，扔在墙角，然后瓮声瓮气
地说：“回就回，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爹回来了！”

咣啷一声，母亲手里的那把尖锤掉在地上。母亲慌乱
地捡起来，转来转去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外面的场面肯定很热闹，能听见一阵阵喧哗声和笑闹
声从窗外响过，家家都盼着这样的日子呢！

“妈，我能养活你。”

“海子……”

“我自己也会出海打鱼的。”

“海子……”

有人敲门，敲得很响。他听得出来，只有五叔敢这样大声地敲门。

他一动不动，高声嚷道：“你以后不要再上我家来了。”

母亲喊道：“海子……！”

外面沉默了一会儿，脚步声才沉重地响起，渐渐远去。

他猛地推开门，地上一筐闪闪发光的鱼在活蹦乱跳。那古铜色的背影已经走出好远。

五叔果真再也没来，但他经常让黑仔他们送点干鱼什

么的过来。有几次在路上，他远远看见五叔走过来，总是掉转身子走掉。有时候，他和黑仔他们在沙滩上打闹，偶尔能看见五叔在船上忙碌，光着的脊梁在阳光下发亮。他很想走过去，但还是忍住了。

“你五叔想你哩。他总念叨你。”黑仔对他说。

“他活该！”他狠狠地说。

母亲这一阵子神情变得恍恍惚惚，动不动就丢三拉四的，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叹气。他加紧力气帮母亲做活，能做的活都抢着去做，他想在母亲面前证明自己是男子汉。

有一天，母亲对他说：“海子，我想领你上你二姨家去。”

二姨家在城里。她总让母亲去，母亲也总说去，可又总是走不脱。

“行。”他随随便便地说。

他当然不相信母亲真的会走。直到有一天，他拖着半筐海红从外面回来，见母亲穿戴整齐地站在他面前，才大

吃一惊。

母亲脸色平静地递给他一套衣服，说：“海子，快换上衣服，咱们下午走。我都打听好了，下午两点有一趟车。”

他愣住了，这事儿实在有点儿意外。

“妈，我那天是说着玩的。”

母亲说：“我知道。”

他说：“妈，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母亲说：“我都收拾好了。房子托给后院七奶奶照看。咱们走吧。”

他知道这是真的了。他望望母亲，母亲脸上毫无表情。

“妈，我能顶个大人了。”

母亲不再说话，默默地夹起一个布包，抬脚往外走了。

他犹豫了一下，连忙换上衣服，把门锁好，匆匆地追赶已经走远了母亲。他追上母亲后，回头望了望海，突然觉得海中那个岛子变得很遥远，飘忽不定。

有几只海鸥在无声地飞来飞去。涨潮了。

汽车站是一个旧院套临时改成的，到处都落满了灰尘。

屋子里空空荡荡，很肮脏，扔满了烟头、果皮，好象许久没有人打扫过。人们都倦怠地蹲着或站着。

中午的阳光很燥热，风也是热烘烘的。

他和母亲在屋里转了一圈，就又站到院子里的树荫下，耐心地等着那趟汽车。

“怎么还不来？”母亲说。母亲好象很烦躁，恨不得一

下子离开似的。

他走到旁边问了一下时间，回来对母亲说：“快了。还有二十多分钟呢。”

母亲不再说什么。

这时候，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边用手擦汗，边四处打量。他起初没在意，直到那个人冲着他和母亲站的方向走来，他才抬头看了看，竟是五叔。

母亲显然也看见了。她把身子转过去，冲着大树。

五叔气喘吁吁地走过来，两只大手在一起揉搓着，冲着他生硬地笑了笑，就对母亲说：“嫂子，你们这是……”

母亲转过身来，望了一眼海子，说：“他二姨捎信叫我们去。我也想让海子到城里去住住。”

五叔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突然在旁边狠狠地说道：“不回来了。”

五叔搓着手突然不动了，脸也黑了下来，低声问道：“海子，是你想去？”

他的胸襟被五叔粗壮的手揪得紧紧的。他边挣扎边嚷道：“对。我想去。我不愿意看到你。”

母亲在旁边抬起头来，理了理被汗水濡湿的头发，极为平静地说：“老五，放开孩子，我们到一边去说。”

五叔放开他，跟着母亲走到墙外面去。有几个人好奇地走过来看看，没看出什么，就又走开了。

他们去了好长时间。

汽车终于带着铺天盖地的尘土开过来了。人们蜂拥而